

封面头条

14岁因『无法忍受』强行解约被起诉索赔
辍学女生签约MCN

小云(化名)接受惩罚的视频截图。受访者供图

14岁女生辍学“闯世界”
与MCN公司签订苛刻协议

小云的父母在当地做小生意，哥哥早早外出打工，她离家之前的成绩在全班排20位。初二开始，她跟家里说“读不进去”，执意要去济南，找一位大她一岁的女生“闯世界”。

“是叛逆期，非常倔强，拦她，她说要往车底下躺。”李丽说，怕把孩子逼急了，最终同意她去济南，但要保证经常报平安、给家里打电话。

李丽说，她不知道小云要去做什么，也不知道她在2023年9月签约了一家MCN公司。

而在一份打印出来的固定格式条款文本上，小云的个人信息显示，她当时14岁。

合同载明，小云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，具有唱歌、表演等方面才艺，作为主播与济南主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独家合作。双方仅为合作关系，不涉及劳动关系、雇佣关系等，公司不承担任何雇主责任、用人责任、人身或财产损害责任。工作产生的交通、住宿、服装、场地等费用，由小云承担。

合同核心条款注明，主播在公司或指定公司提供的直播账号展示才艺，每月直播27天以上，每天不少于6小时，每月刷量不得低于1.5万元；平台所得收入双方按比例分配，主播承担收益的税费；公司有权代收和管理经验所获的收益，有权根据需求安排主播参加平台活动；公司定期、不定期对主播复审，发现主播不符合条件或有其他违规行为，公司有权解除合作，并从主播应得收入中扣除违约金，不足部分由主播承担。

合同期限5年。如果续签，需在期满30天前书面告知对方，否则自动续约；公司有优先续约权，如主播在期满解约，需提前将与第三方的合作条件书面告知公司；合同到期或需要解除时，需公司书面同意；协议内容属保密信息，即便协议终止，

双方仍需履行保密义务，直到公司同意解除此义务，否则主播需赔偿公司不低于50万元。

自称发烧被灌药催上班
“不堪忍受”强行解约后被索赔

李丽介绍，2024年春节期间，小云放假回家才告诉家人她与MCN公司签了合同，并且称“管理‘变态’，不想干了”。

李丽说，小云说每天的直播都有任务量，完不成会被扣钱或者被处罚。比如在同事面前蹲着唱歌，在聚餐的时候被男老板拦腰抱起来倒立。“有一次她感冒发烧，老板去她出租屋捏着鼻子灌药，催她继续上班。她说出租屋都是女生，好几个未成年，男老板说进去就进去。她想走，老板说要赔偿100多万元。”

李丽说，2024年3月该公司曾联系她，让其补一份监护人同意书，她提了孩子未成年的事，对方说“签了合同的，违约要赔偿”。李丽按要求补写了同意书。“原本希望后边能好好商量，好聚好散。签完这个东西，公司同意放她离开，说她之前直播违规要罚款，已经扣了几个月，还差七八千元。协商之后公司同意两清。谁知道，前不久把孩子起诉了。”

济南主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起诉书称，因小云传播色情信息、色情资源等行为导致永久封号，造成原告被平台扣款，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，索赔16941元，并承担律师费5000元，以及保全费、诉讼费。

李丽称，小云告诉她违规是因为在直播间骂脏话，“小孩工作6个月一共发了1.3万元，现在被索赔近1.7万元，另外支付5000元律师费，以及保全费之类费用。”

当初的合同是怎么签的？家属提供的“灌药”视频到底怎么回事？7月27日，记者多次联系济南主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责人，电话无人接听，之后“用户正忙”，短信无人回复。

| 律师说法 |

与未成年人的合同无效 MCN机构已涉嫌违法

小云签订的合同是否有效？MCN机构是否可以主张索赔？

对此，北京盈科(武汉)律师事务所律师郑学知提到，案例中的合同、协议均属无效，其中条款不受法律保护，所以MCN机构的索赔主张无法律依据。

郑学知介绍，协议明确填写了小云的身份信息，显示当时只有14岁，即便合同模式化写明了“乙方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”“双方非雇佣关系、劳动关系”，事情本质上还是机构与未成年人之间不对等的签约关系。“2024年3月与家

长补签的监护人同意书，也是不作数的。”

郑学知认为，涉事MCN机构已经触犯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《劳动法》，针对工作期间发生的违规违法行为，小云及家属可以向妇联、劳动监察、法院等部门反向投诉、维权。

郑学知还说，涉事的合同条款非常严苛，几乎规避了机构的所有法律责任，却对签约主播做了各种限制，并制定动辄数十万元的违约赔偿条款，失去了公平性。“即便是成年人，面对这样的条款也要认真研究，再决定是否要签。”

中国佛教协会：
同意对释永信的戒牒
予以注销

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中国佛教协会7月28日发布公告称，7月27日，少林寺管理处发布情况通报：少林寺住持释永信涉嫌刑事犯罪，挪用侵占项目资金寺院资产；严重违反佛教戒律，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育有私生子。目前正在接受多部门联合调查。释永信的所作所为性质十分恶劣，严重败坏了佛教界的声誉，损害了出家人的形象，中国佛教协会坚决拥护和支持对释永信的依法处理决定。日前，我会收到河南省佛教协会报来《关于注销释永信戒牒的报告》。根据有关规定，我会同意对释永信(俗名：刘应成)的戒牒予以注销。

| 拍案说法 |

演唱会一票难求？
别被“内部渠道”“内部票”钓鱼了

暑期，演唱会市场持续火爆，一些热门场次一票难求。记者在重庆等地采访了解到，近期一些诈骗分子利用歌迷求票心切的心理，以特定话术精准“钓鱼”，涉演唱会票务的诈骗案件高发。

小心！“内部渠道”“内部票”套路深

近日，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演唱会门票诈骗案件中，被告人陈某所谓的“内部购票渠道”，居然是几张“自导自演”的微信截图。

原来，陈某先是在社交平台上宣扬自己有与演唱会主办方合作的“独家渠道”，可采取信息录入空白票等方式购买门票。其后，他又虚构了一个演唱会主办方的微信号，炮制自己与该微信号的聊天记录，骗取买家信任。

南川区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姜福建说，法院经过审理，查明陈某先后骗取来自重庆、江苏等地4名受害者共计26780元，其中大部分已被挥霍。

危险！以为买、退门票，实则被盗刷

记者采访了解到，还有部分诈骗分子以协助买、退演唱会门票为诱饵，精准钓鱼，令不少人被盗刷高额资金。

近日，重庆市民谭某就遭遇了一起套路更深、危害程度更高的购票骗局。

据警方介绍，谭某因抢不到票又怕被黄牛骗，就在网上找到一家号称可帮人代抢的“票务人员”。没想到一通操作后，对方先是不出票，其后又以“账户被冻结无法出票”为由，要求谭某添加“客服”QQ指导其解冻。“客服”诱导谭某进入陌生网站，下载“及时服务”“事联宝”等非法软件，并要求开启屏幕共享、登录手机银行等。谭某按指示操作期间，陆续收到扣款信息后才察觉被骗，损失高达5.6万余元。

退票环节，也成了诈骗分子盯上的“肥肉”。今年7月，重庆市民王某在官方平台抢购偶像演唱会门票时，误抢成其他明星场次，且过了官方的退票时限。其在社交平台发帖求助后，一位网友主动联系，声称可协助退票，引导其下载“tesms”APP，并提供账号密码让其登录。

王某登录后，对方又以“验证明细”为由，通过语音远程指导其进行转账操作，承诺“退款将与门票费用一同返还”。王某按要求向指定账户转账，却始终未收到退款，被骗达3.1万余元。

“这类案件中，门票通常只是个幌子。”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副支队长颜鸿说，诈骗分子通过搜索社交平台发布的退票求助信息等方式，精准钓鱼，主动联系受害人，继而诱导其下载诈骗软件，以骗取更多钱财。

记者还了解到，目前部分音乐节、小型歌友会等门票尚未采取实名制，线上二次交易行为时有发生。对此，警方提醒，如需线上二次交易，应选择正规二手交易平台，拒绝绕过平台私下转账，谨防为省手续费吃大亏。 据新华社

“这个机构瞒着家长跟未成年小孩签的合同，里边几十条‘公司有权做什么’，几乎没有我小孩有权做什么的内容。”7月27日，山东德州的李丽(化名)向媒体求助，14岁的女儿小云(化名)与山东济南一家MCN公司签下“卖身契”，6个月发了1.3万元工资，因不堪忍受公司一些做法强行退出后，被起诉索赔近1.7万元“损失”。

记者注意到，合同对合作模式、工作要求、合同终止、主播罚款及违约赔偿有详细的条款。比如擅自接第三方活动、擅自提取佣金、劝诱员工离职、违反保密要求透露合同内容，均需要赔偿不低于50万元。

该公司是否能与未成年人单独签订合同？记者多次联系涉事公司，但未获得回应。

28日，记者从济南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了解到，多部门已对涉事机构进行调查。女生家乡也提供了协助措施，劳动监察已与济南方面联系处置，司法局等部门组织了优秀的律师，提供法律帮助。